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西西小说中的“童心”研究

科目编号: ULSZ 3068

学生姓名: 庄靖雯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教师: 辛金顺 助理教授

呈交日期: 25-11-2011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 | | |
|------|---------|-------|
| 题目 | | i |
| 宣誓 | | ii |
| 摘要 | | iii |
| 致谢 | | iv |
| | | |
| 第一章 | 绪论 | 1-2 |
| 第一节 | 研究动机 | 3-4 |
| 第二节 | 研究方法 | 4-6 |
| 第三节 | 前人研究 | 7-9 |
| 第四节 | 研究难题 | 9 |
| | | |
| 第二章 | 关于西西 | 10 |
| 第一节 | 西西的创作历程 | 10-11 |
| 第二节 | 西西的创作表现 | 12-15 |

| | | |
|-------------|-------------------------|-------|
| 第三章 | 童话中的美协特色····· | 16 |
| 第一节 | 童话语言叙事····· | 17-21 |
| 第二节 | 色彩性的世界——西西小说中的童话色彩····· | 21-28 |
| 第四章 | 西西童话中的叙事主题····· | 29 |
| 第一节 | 西西与童心····· | 30-34 |
| 第二节 | 童心的面向····· | 34-37 |
| 第五章 | 结论····· | 38-40 |
| 参考文献 | ····· | 41-43 |
| 附录：西西的文学创作品 | ····· | 44-45 |

西西小说中的“童心”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以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09 AAB 02005

日期： 25 / 11 / 2011

摘要

50年代后的香港，除了受到英国管辖的影响之外，香港文学也成了除抗战时期的上海之外另一种“孤岛文学”的形态。正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香港小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独有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西西童话书写模式的小说也层出不穷。无论是小说的内容，或是描写手法的运用，都以阳光型为主。其童话小说也贯穿了西西的幻想世界，使其想象飞跃在自由宽广的空间。

在想象中，她可以控制故事情节，甚至可以把一些现实存在的事物化为虚构。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在想象中完全可以达成。虽然，幻想是自由的，但也是短暂的。即使幻想是短暂的，却不影响西西在创作上的快乐。

本论文企图通过西西的童话小说研究，探讨其童话特质中的童心倾向。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将通过“文本细读”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理论对西西的作品进行层层剖析，并加以解读，以了解作品中的自我理想世界。此外，论文将重点探讨西西如何呈现她的童话叙事。由此研究，挖掘出西西小说中童话特质的童心倾向。

关键词：西西、童话世界、童心、文本细读、精神分析学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辛金顺老师。辛老师是一位很认真及很细心的导师。在指导过程中，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让我知道文学不应困在一个框框里，也不应受制于框架的局限，因为创意是无限的，它是宽广的。只有在辽阔的天空，才能自由自在地发挥创意。此外，辛金顺老师也指出了我在研究论文上的一些缺点，让我能加以改善，使此论文达到新的突破点。

接着，我要感谢我身边的朋友。在研究过程，往往会遇到收集资料或灵感的困厄。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朋友给予体贴的关心与关怀，增强了我的原动力和推动力。让我能以更积极的态度去完成我的论文。

此外，我也要向我家人致谢。家人在我感到无助时，给予我无限的能量。让我深深感受他们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因此，从论文的开始至结束，一路走来让我感觉，原来我并不孤单。

第一章、绪论

1949年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和文学领域发生了巨变。香港文学在独特的时空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形态，在世界潮流影响下，文学价值取向和文学观念更是日趋混杂化。¹以致香港文学在特殊格局的环境下，使西西在创作方面逐渐形成了童话书写模式，并以其独特风格，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抗辩。

西西是香港文坛的奇葩，50年代至今仍笔耕不辍，继续在创作的路上绽放光彩。其创作范围广泛，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电影剧本。西西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特色，掳获许多读者芳心的著作包括《我城》、《候鸟》、《飞毯》、《哀悼乳房》、《像我这样一个女子》、《美丽大厦》及《母鱼》等。她的小说大多把香港作为基本的诉求对象和审美对象，其中以城市为主的小说包括《飞毯》及《我城》等，运用了童话及幻想的手法表达对香港的整体感受。而幻想是无形的，它不受空间、时间的约束，同时也不受拘束。此外，其小说字里行间也渗透着对香港城市命运的关注，尤以《我城》为代表，这部小说更被《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¹施建伟：〈香港文学的重新定位〉，《华文文学》，总第86期（2008年3月），页16。

若把西西放在晚近香港文化身份论述中观之，西西的创作表现可以喻为让香港文学绽放光彩的幕后推手，就如王德威教授说：“香港原不以文学知名，但因为西西，文学足以成为香港的骄傲”²。由此可见，西西的文学作品地位已被推向更崇高。

不管是哪个时代的人阅读西西的小说，都会沉醉于其有趣精巧的文字里，总会从阅读中得到启发。然而，阅读其童话书写，可窥见西西小说中的另一种叙事表现和另一个故事的风采。因此，本论文将以西西小说中的童话书写模式为探讨对象，进一步解读和分析其著作。

² 林宝玲：〈记香港作家西西荣获世界华文文学奖〉，《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Archive2.cfm?File=200601/cal/02a.txt>，2011年7月5日。

第一节、研究动机

西西的小说内容离不开对香港的空间与记忆叙事，因此笔者阅毕西西的小说后，对其中一本小说——《飞毯》中所透露的：“正是童话，温馨的童话，安抚、净化他们，带他们重返芳草花蜜的国土，为他们重建梦中的乐园”³的讯息充满好奇，并促使笔者企图由其童话叙事背后所表现的意旨，深入其小说中，去探讨在小说背后有关凡人小事的故事，进而研究西西是否想通过小说书写与香港资本主义对抗，或只是想从繁华社会中找到自由自在的天空？

其次，阅读西西的小说、散文及诗歌的过程中，发现其小说往往蒙上童心的面纱，这也是促成了探讨西西小说中童心模式的动机。除此之外，纵观西西的作品，在商业挂帅的香港社会，其创作特色不仅包含浓烈的香港地方色彩，不断创发新题材和展现新技巧，更具有吸引读者使读者一读再读的魅力。她对纯文学创作所投入的心力，无疑是充满强烈的文学意志，也让人深感敬佩与尊重。尤其是西西的某些小说，保持了她一贯的天真、童话与童心，并通过有趣的描写手法，让其小说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理想境界。

最后，西西小说的创作手法，让笔者对创作态度有了新一层的启发，原来小说非要在压抑苦闷之时方能创作，也能是一种自由和快乐的心情来创作。西西充满想

³ 西西：《飞毯》，台北：洪范书店，2006，页56。

象力的书写，表现创作的无限自由度及空间度，让人在阅读其作品时，扩展了想象空间，仿佛走进一道童话之门。

第二节、研究方法

目前已有不少人探讨西西作品特色的研究，但对于小说中的童心研究却甚少有人深入涉及，这也是本论文想深入探讨的原因。而不同的文本可以从多重的角度切入。为了全面解读西西小说，本文将综合参照“文本细读”的方法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理论作为解读西西小说的童话书写表现和寓意。

另外，文学作品背后往往隐藏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命运遭际，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能忽略文本以外的事物。同时也不能忽略作者生平背景及创作时期的心情，毕竟那是创作文学作品的其中一部分，对文学的尊重与欣赏。西西认为：“要真正论断一个人的作品，不能孤立地看，要看她一生的作品，同时要看他四周其他人的作品”⁴。所以，阅读文学作品时，须从作品内寻找缝隙，就如西西所说：“即使是误读，误读不断产生新的趣味和意义”⁵，哪怕缝隙里带出的不是作者背后的意义也没关系。由此可知，诠释文本应是一场读者与作者之间展开的对话，同时

⁴ 西西、何福仁：〈童话小说：谈童话、〈碗〉、〈煎锅〉及其他〉，《时间的话题——对话集》，台北市：洪范书店，1995，页172。

⁵ 西西：〈序〉，《传声筒》，台北：洪范书店，1995，页6。

也是一个待启发与待补充的文学交流平台。因此，笔者将对作品作出个人独特的阅读感受，探讨西西小说中的童话世界，以解析其背后的寓意。

为了深入探析，本论文也将参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⁶的理论对西西的小说进行解剖。其中，1908年弗洛伊德所著〈作家与白日梦〉（*day-dreaming*）的理论最早见于《新评论》杂志。⁷弗洛伊德把作家看成玩耍中的孩子之心理一样，认为创作者应回到童年时代去寻觅富想象力的能动性，毕竟童年时期的儿童最喜欢和最投入的活动就是游戏及玩耍。同时，他也提出儿童在游戏时的行为表现俨然像是一个作家。⁸所以，儿童在进行游戏时的行为表现，就是一种想象的产物。对于这一点，笔者认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不断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

他在游戏中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他是在用自己喜爱的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他那个世界里的的事物。⁹

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其中所著〈作家与白日梦〉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做了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而这种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既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上，作为幻想动力的愿望。虽然弗洛伊德认为“白日梦”是属于诗人的，“诗人”实际上指的是一切的艺术家，而作家也是艺术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无疑作家就是“白日梦者”，而作家创作便是“白日梦”。详见于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页58。

⁷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页76。

⁸ 详见于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59。

⁹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59。

换言之，作家在创作期间犹如儿童想象中不断发挥自己独有的创意精神，并在游戏的过程中体现喜悦和快乐的性情。笔者阅毕西西的小说，发觉西西作品中的用字具有儿童的视觉效果及心情，在想象中表现得异乎寻常，把创作游戏与现实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然而，西西小说中所描写儿童的快乐欲望，就是在这似现实又不似现实的梦幻之中得到满足。

综上所述，本文将综合研读西西的小说，试图从中寻找他人眼中不一样的西西，探究西西的小说中的童心以及背后意义，挖掘西西说过“我比较喜欢用喜剧的效果”¹⁰的原因。同时，也会从童心特质去探讨作品的内涵，希望从中达到新的突破点。

¹⁰ 西西、何福仁：〈童话小说：谈童话、〈碗〉、〈煎锅〉及其他〉，《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158。

第三节、前人研究

对于西西的研究，1988年李子云在〈论西西的小说——在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西西具有如此深刻的体悟，主要与西西的生活背景有关。¹¹此外，她在〈选评人的话七〉表示西西大部分作品包含童话式的幻想色彩。¹²因此，她认为西西所写的作品中仍保留善良单纯的本性，更是辨识西西小说特色的指标之一，可见早期已有学者把西西推及崇高的地位。

同时期，何慧对西西的作品研究做了总结，认为西西的作品大多数取材于异域生活，采用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式的表现手法，对现实采取隔离的态度也成了西西作品的艺术特色。¹³此外，她进一步推测西西是一个不具备竞争品格的弱者：“她靠与现实保持距离来获得心理平衡，她的幻想是超现实的”¹⁴，可见她对西西的研究有另一种说法。

¹¹ 李子云提出西西坚持不懈地进行‘前卫性’的实验，为自己的每篇小说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她认为西西小说已不是原意上的童话，而是借用某些童话的手法来“描述现实”。同时，西西技巧虽十分现代小说，但很少显示“现代人”的那种冷漠，更多流露出是狄更斯式的温暖。详见于李子云：〈论西西的小说——在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隔海观潮——李子云海外华文小说精萃选评》，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页609-614。

¹² 李子云：《隔海观潮——李子云海外华文小说精萃选评》，页262。

¹³ 1988年何慧在〈西西艺术风格之探寻〉表示西西通过对艺术追求，在不确定的时空，以幻想手法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此外，西西接受魔幻现实主义，使用魔幻手法，取代了真实的细节描写、情节安排及人物塑造等。何慧更直接表示“幻想代替现实，成了西西维持创作生涯的必要手段”。详见于大会学术组选编：〈西西艺术风格之探寻〉，《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第三届全国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页231-232。

¹⁴ 大会学术组选编：〈西西艺术风格之探寻〉，《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第三届全国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页238。

王德威教授称赞西西无论在创作的质量或经验而言，指称她是当代华文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¹⁵可见，他同样把西西推及崇高的地位。另外，王德威对西西《美丽大厦》的评论，认为西西的小说在有限的空间内，藉快速切割大厦即景，构成一出声色味俱全的好戏。大厦的命名原来是一项“美丽”的错误，但人情之美，才是西西关心所在。

2010年，张大海解读《飞毯》又提出西西小说是属于比较典型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然而，香港作为曾被割让的空间，不管是乡土或国土，都会的流动变貌是香港的本命。从《我城》及《飞毯》来看，可知西西是一位重视历史的作家，其在这方面的书写，无疑寓言化了香港简史。然而，《飞毯》与《我城》之间存有前世今生的关系。¹⁶

总结以上，学者们都共同发现，西西写小说时的创作方式是不可被忽略，尤其是其作品保持童话及童趣更形成了小说的张力，一致认同西西的小说充满童话写实。学者们认为西西自觉追求的结果，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此外，他们也认

¹⁵ 王德威倾向相信自 60 年代起，西西创作不辍，手法也不断翻新。识者称她为香港经验 30 年来最重要的记录人之一，应非过誉。随着香港回归的期限日益落实，西西依然以充满童趣的文字创作〈浮城志异〉，但最终难以掩饰历史苍茫的皱褶。香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座绝无仅有的城市，那是一座不断重新琢磨其功能的都会，西西通过作品来“辗转想到自己的身分归属”，她对历史的感触，因此不言自明。详见于王德威：〈香港——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市：麦田出版，1998，页 287。

¹⁶ 详见于张大海：〈独立的城与无处实现的飞行——西西小说中的现代城市生活解析〉，《香港作家》第五期，2010年9月，页 31。

同西西的创作力与创作风格的形成是她取之于生活态度有关，使得西西的创作风格自然地表现出一股童话式的愉悦。

第四节、研究难题

对于研究这题目的难题，笔者认为试图以较新的视域去诠释西西的童话小说，是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相关的研究论述已有许多前人涉猎。何况这些研究者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知识背景。此外，他们对西西小说的解读，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及角度进行探讨，使西西的小说研究成果极之斐然。另一方面，笔者在解读西西的小说时，最大难题除了缺乏对西西创作的时代背景理解之外，也对西西创作过程的心理状态难以掌握，因为在马来西亚，有关西西的资料有限，导致在研究的过程中也造成一定的难度。

因此，笔者将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并由“童话”这概念出发，以挖掘西西小说中的童趣。在进行研究时，笔者希望对西西的小说进行细读，从中探求出西西以童话书写的内心世界。

第二章、关于西西

西西 1938 年生于上海，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50 年随同家人定居香港，从此定下她写作生涯。¹⁷“西西”的‘西’字是一幅图画，一个象形文字，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一个四方格子里。如果把两个“西”字放在一起，就变成电影菲林的两格，一幅动画，成了造房子或跳飞机游戏中的一种跳格子的动作。¹⁸这就是香港女作家“西西”笔名的由来。

第一节、西西的创作历程

西西初中时期，已开始投稿香港的报刊及杂志。她中三时曾参加《学友》征文比赛中获得高级组的首奖，使她得到极大的鼓励，往后西西一直成为各大文学奖的常客。她是一位热爱创作的香港本土作家，曾担任《中国学生周报》、《大母指周报》、《素叶文学》等刊物的编辑，后两者是她与朋友所创办的刊物。60 年代，她也写过电影剧本，又以清新鲜活的笔调写作影评影论，是香港较早制作实验电影的元老之一。¹⁹由于 1979 年香港因教师过多，所以她提前退休，从此专心读书及写作。西西是诗人，同时又是小说家。西西多次获得香港和台湾文学大奖，1983 年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女子》曾获得当时《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

¹⁷ 资料来自于萧依钊主编：《星洲日报·花踪文汇 8》，八打灵再也：星洲日报出版社，2007，页 16。

¹⁸ 西西：《像我这样的女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 3-4。

¹⁹ 资料来自于萧依钊主编：《星洲日报·花踪文汇 8》，页 16。

2005年她又荣获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花踪”双年奖。郑树森对西西的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西西近30年的小说创作，变化瑰奇一直显著的特色。当代小说各种次类型体裁，西西都曾尝试和探索。从传统现实主义的临摹写真，到后设戳破小说的幻象；自魔幻写实主义虚实杂陈，至历史神话的重新诠释，西西的小说始终守前卫的第一线”²⁰。简言之，她在文学创作上的付出和多年来的努力是受到文学界肯定及认同的。

然而，笔者认同西西作为香港女作家，关心的当然是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同时也紧张周围的人和事。毕竟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经验范围，并因为这种基本的生存境况而局限了审美的视野。虽然，外部环境的震荡不时地带给作家一些新的经验，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震荡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作家的内心，进一步成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泉源，反倒加剧了他们文化人格分裂的意识，并在精神领域深化了对这座城市的现状和未来前途的思考。

总言之，西西不断为自己的每篇小说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及予人无限的期待和惊喜，这种写作态度在香港实属凤毛麟角。此外，笔者认为她的创作手法一般都以轻快和童真的书写模式来进行，其中《我城》、《飞毯》、〈抽屉〉、〈玻璃鞋〉、〈浮城志异〉及〈雪发〉等，都是以此有趣的方法创作。

²⁰ 收入于萧依钊主编：《星洲日报·花踪文汇 8》，页 38。

第二节、西西的创作表现

在繁华的社会里，西西选择以逆向的方式迈向自己的梦想。所以，王安忆才认为西西是香港的说梦人：“香港是这样一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顾不上理想。如西西这沉溺在醒着的梦里，无功无用，实在是这世界分出的一点心、走开的一点神。所以，西西替香港做梦，给这个太过结实的地方添一些虚无的魅影”²¹。此外，在西西与何福仁对话中，何福仁将西西的许多小说归为“童话小说”。的确，西西的小说充满了童话的色彩，小说带给读者快乐感，并带读者离开现实，但又处于似现实的世界里。西西的小说想象力丰富、富于张力及香港地方色彩等，这都是她独有的创作风格。

1979年，西西出版的《我城》就以童话的模式描述一个城市里的快乐、年轻一代的人物，有电话修理工作者——阿果、公园管理员麦快乐、海员阿游及小木匠陈乐等。作为时代的观察者，西西的小说以7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主要通过一些年轻人的眼光去反映当时的社会及经济发展，一切都以平民角度出发。西西坦言：

我可不想太突出其中任何一个，不要忘记，那是反英雄时代。他们做过是卑微的工作；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

²¹ 收入于萧依钊主编：《星洲日报·花踪文汇 8》，页 216。

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的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²²

从以上引文可见，她描写对象主都以平民百姓为主，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带出陌生化的表现手法。西西表示《我城》里面的人物都有他们的原型，那是她看到电工的弟弟和他的朋友们，确实都是那么积极快乐，富有希望的。²³笔者认为，正因西西这样的想法使她小说充满戏剧的主要要素。

1981 年创作的〈抽屉〉是一篇快乐的文章，主要描写“我”、抽屉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利用一些平凡的物体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同时也符合了童话里“以物拟人”的书写特色。西西的小说无疑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描写手法影响，其中包括童话及幻想的书写方式来展现她内心的理想世界。而 1986 年的作品〈浮城志异〉是由 13 段短节故事及搭配 13 个有趣的图画构成的。但它没有情节、也没有特定的人物，主要透过一种另类的角度及有趣的方式描写香港的历史变迁。“浮城”是西西对香港的定位，它是“悬在半空中，即不上升，也不下沉”²⁴的城市。故事开始由祖父祖母叙述当时的社会环境，用奇幻的手法描述香港如何脱离自己的“母体”，隐喻了香港的命运注定在被遗弃后逐渐变成一座浮城。

²² 西西、何福仁：〈胡说怎么说：谈《我城》〉，《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201。

²³ 详见于谢晓虹撰文：〈西西：像她这样一个造物者〉，《香港文化资料库》，2011 年 7 月 16 日，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1/07/blog-post_16.html，2011 年 9 月 1 日。

²⁴ 西西：〈浮城志异〉，《手卷》，台北：洪范书店，1988，页 2。

接着，《飞毯》是西西 1995 年底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熟之作，结合了奇幻与现实，是〈肥土镇故事〉的延续。故事围着花顺记一家展开，描写花家的故事虽引人入胜，但其中并不重点于花顺记的家族历史，而是想通过一些奇幻有趣的手法展现香港人及香港的故事，这可说是童话里带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这小说充满进取的意味、乐观及欢乐的格调，经常出现奇异的遐想及幻想。此外，其小说也用了儿童的眼光观察世界，用儿童的心态去感受事物。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西西的小说突出了“纯文学”的特色。

后来，1989 年西西不幸患上乳癌。虽然如此，她不但没受到疾病的影响，更积极地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癌症及其医疗过程的文章。²⁵她对哀悼的看法是“其实含有往者不谏，来者可追，而期望重生的意思”²⁶。虽然患上乳癌，但其对生命的表现是一种乐观心态，她坦言：“生命是值得赞美的；活着，就有了可能”²⁷，所以人生对她来说是一场认真的游戏。因此，西西描述自己比起其他人，总觉得自己是幸福的。²⁸由此可以论证，其小说都表现了童趣的成分，是因为西西在创作过程都以乐观的心情书写。

²⁵ 其中包括 1992 年结成集子出版《哀悼乳房》，被台湾中国时报选为该年度的十大好书之一。资料来自于英培安：〈《疾病隐喻》与《哀悼乳房》〉，《素叶文学》第 48-49 期，1993 年 11 月，页 6。

²⁶ 西西：〈序〉，《哀悼乳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 3。

²⁷ 西西：《哀悼乳房》，页 307。

²⁸ 西西在《哀悼乳房》说：“我其实是个很幸福的人，这两年多的生活，真如一部魔幻写实的小说，一切似幻似真，魔魅俯身，整个人仿佛是轻飘飘的虚构，而城市、街道，以及这里面的朋友却是真实”。详见于西西：《哀悼乳房》，页 4。

此外，西西 2009 年出版的《缝熊志》是她用左手完成的作品，故事围绕可爱小熊们写成的，多与照片搭配。西西在制造毛熊时，都为它们搭配中国传统服装，并为每一个小熊书写各自有趣的故事，通过小熊的小故事来诠释中国古典人物。可爱的小熊配上带有复古的韵味，使人会心一笑。由此可见，西西创作的童话世界体现了她内在的那颗童心。接着，笔者将以西西的小说，作为论证其童话色彩的叙述。

第三章、童话中的美协特色

“童话”²⁹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在五四时期，童话正式成为独立的文体及作为一种特殊的幻想文学故事。这可追溯到历史久远的神话和传说，最初的童话幻想是在民间劳动人民对自然事物观察，认识水平低下的条件产生的。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提出：

童话本质与神话世说实为一体……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
而童话则其文学也……故有同一传说，在甲地为神话者，在乙地则降为
童话。³⁰

说明了童话与神话、传说的渊源关系。这些较古老的文学艺术自然而然也成为人们，尤其是小孩喜爱的传奇故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记录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意思和精神生活。他们以口相传，创造了民间童话以轻松、浅显及幽默的语言显示虚构故事极强的生命力，也成了民间的寓意故事。然而，对西西的小说乃有一定的影响。

²⁹ “童话” 英国称之为 *fairy tale* 指的是并非专写神仙的、带有奇异色彩和实践的神奇故事，同时也以神奇诡异的幻想来反映现实生活；德国则称为 *marchen* 指带有魔法或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详见于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页 103-104。此外，按照中文一般的说法，“童话”一词是清朝末年从日本引进的，其标志是 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孙毓修创办的《童话》丛书。详见于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页 62。

³⁰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4-5。

第一节、童话语言叙事

西西创作手法是多方面的，她说她所写的小说一是新内容；一是新手法，如果两样都没有，她就不写了。³¹由此可知，她对写小说持有创新及执着的态度，而童笔也是西西写小说的其中一个手法。她想写一些快乐的，写一些可以让读者欢笑的东西，同时也通过轻松的书写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这可进一步延伸发现，西西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她最先喜欢的是童话里的图画。³²西西本身就是一个爱看漫画、看西方图画、自然图像，所以她的作品都充满一种画像感。图画往往能使人感动，也可以在图画里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由此可见，这影响了她创作生涯。

对童话而言，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和特定的体裁，又具有其特点。童话语言要求包括简洁、活泼、准确及朴素，而西西的作品正是符合了童话基本要求。她的创作文笔生动、文字洗练、无论语言风格或是故事内容，其主题思想和文学形式都是“儿童化”，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语言保留了孩子们做的游戏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³³。她的小说也出现童话经常使用的描写手法“很久很就以前……”，如〈浮城志异〉：

“许许多多以前，晴朗的一日白昼，众目睽睽，浮城突然像氢气球那样，悬在半空中。……许许多多过去了，祖父母辈的祖父母们，都随

³¹ 西西、何福仁：〈童话小说：谈童话、〈碗〉、〈煎锅〉及其他〉，《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159。

³² 西西、何福仁：〈童话小说：谈童话、〈碗〉、〈煎锅〉及其他〉，《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160。

³³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59。

着时间消失，甚至祖父母们自己，也逐一沉睡。他们陈述的往事，只成为隐隐约约的传说。……于是，许多许多年又过去了。”³⁴

这种描写手法呈现了儿童的纯真世界，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童年时的回忆。很多时候，我们在回忆过去童年时发生的事情时，都会感到害羞或自责，但笔者赞同弗洛伊德说所“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害羞”³⁵。西西的小说正是让我们能感受幻想的乐趣，她以“许多许多年以前”作为简单的开端，让读者能感受轻快活泼的感觉，犹如“浮城突然像氢气球那样，悬在半空中”。由此可以佐证，其作品总是让人觉得轻松、一切都简单化、不刻意，描写的手法是多么的有趣。可见，简单的语言却带来无限的快乐。

西西也常运用色彩的笔调，让故事充满彩虹般的彩色，这无疑符合了儿童里的童话世界。根据弗洛伊德说所“语言富有想象力的形式被称为游戏（*spiel*）”³⁶，笔者认为西西的小说，正是充满想象的游戏，也可称“文字游戏”。这样的创作形式与现实世界里的物相联系，具有表现能力。

一方面，童话世界是生机万类的世界，西西经常以简单语言混合彩色的笔调吸引读者，如〈雪发〉中描述：

³⁴ 西西：〈浮城志异〉，《手卷》，页 2。

³⁵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5。

³⁶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59。

天空与黑板替换了颜色，偶尔有点璀璨亮亮的东西飘进来，像白天发放的烟花，银光闪闪，这里儿熠熠，那边儿烁烁，自顾自在空气中浮游。我跳起来飞身追捕，桌椅砰砰砰，撒了一课室的叫喊。那只是雨水，珠子耳环似的水滴，那么轻，碰着了也没了形状。³⁷

由此可见，西西的文字色彩熠熠，犹如一场文字游戏，包含了视觉与听觉，加强了逼真的效果。可惜这并不是孩子能看得懂的文字游戏，她主要是针对成人而作的童话，为成人的生活添加色彩。同时，小说也有诗一般优美的意境和语言，充盈着深刻的思想，饱满的感情，有着许多美丽的比喻和色彩鲜明的描写，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另一方面，西西的小说不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反而借助幻想去塑造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却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形象。间接反映生活，这就是西西小说中童话素材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点。如〈抽屉〉所述：

我每次打开抽屉，看见的已经不再是镜子，而是我自己。呵，这个可不是我的鼻子？这两边的可不是我的耳朵？我觉得很安慰，因为我的鼻子和耳朵在我的抽屉里一直过着平静、安适的日子。于是，我轻轻地把抽屉推上，不要打扰了我的鼻子和我的耳朵在抽屉内的宁谧。³⁸

³⁷ 西西：〈雪发〉，《手卷》，页 163。

³⁸ 西西：〈抽屉〉，《像我这样的女子》，台北：洪范书店，2008，页 52。

以上文句证明了，西西借用了“幻想”的书写模式，把许多平凡、可见的物与人编织成一幅不平常的图像，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特别的幻想世界。另外，童话经常藏着隐喻的成分，〈抽屉〉通过身体五官及奇幻的手法讽刺当时香港人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那些假想的人与物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亦虚亦实，在这奇境中自由自在地活动。而童趣是因童话而产生的，就算是写实，她都尝试带出童话色彩。

总括而言，西西的小说笔调随兴，并不刻意讲究结构形式，用简单的字眼就能把整个故事图画描写出来。因此，从内容上产生不同的想象力，这是无可否认的。由此可以追溯到西西在《剪贴册》所提到的“文字也到了该和图联合起来成为一项更完美更有力的媒介的时候了”³⁹，表示文字和图画之间延续彼此的同类符号，轻松地生活细节及真实事迹在其作品中描写出来。

换言之，笔者认为文字与图画之间，经常有一种想象与隐喻诗兴的联系，表现了小说中的童话语言叙事，无疑是西西独有的创作特点之一。而西西的小说可爱之处，不在于花尽心思地描绘许多美好又唯美花俏的事物，而是她笔下的事物总是那么单纯、无杂质、不复杂化、多余的元素等。原来，创作只是简单的拿起笔、在纸上爬格子，抒写自己胡思乱想的念头。西西别具一格的创意和轻松的语调带出她心中那略显无厘头，但又十分可爱的想法，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简单的文

³⁹ 西西：《剪贴册》，页 149。

章让人感动，让人在脑海中不断的回味。然而，西西的小说不管是语言、视觉等都涵容了儿童的心态及天真的想法。

第二节、色彩性的世界——西西小说中的童话色彩

童话是每个孩子的摇篮，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丰富多彩的想象或幻想。有超乎寻常的人物和事物，它们组成了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无可否认，西西的小说题材受了马尔克斯的小说影响。⁴⁰不难发现，西西的一些作品具有浓厚的童话色彩，表现出一种活在儿童游戏当中，又体现童话的愉悦。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作家与玩耍中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在游戏中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们喜欢用自己喜爱的新的方式从新组合他们那个世界里的物”⁴¹。这可进一步延伸挖掘西西在 70 年代就开始便探求小说的新写法及锐意创新，小说中往往藏着一个理想世界；一个儿童的心态，符合了弗洛伊德的说法。

虽然，《我城》以一种童趣、创新及新笔调艺术手法描写，但她开始对另一类的香港年轻人感兴趣，并认为年轻人是一种“希望”。然而，西西把对社会的期望都寄托在年青一代。另外，西西和何福仁的谈话中，她说：“我比较喜欢用喜剧的

⁴⁰ 西西说她读马尔克斯的小说时，觉得十分惊讶，因为马尔克斯竟是她期望已久，同时有愿意为大家讲故事的人。

详见于何福仁、西西：〈座谈会启示和感想〉，《素叶文学》，第 14-15 期，1982 年 11 月，页 61。

⁴¹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59。

效果，我不大喜欢悲哀忧郁的手法”⁴²。由此佐证了，西西后来的创作结局总是不悲伤、难过，这也符合了童话故事完美结局的基本条件。读者也能自由性地选择结局，成为了西西童话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质素。这与格林童话的同中见异，如《我城》所描述：

人类将透过他们的过往沉痛的经验，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丽的新世界。⁴³

通过以上引文，阅读其作品可明显发现她用了轻松愉快的语调，她不直接写“完美结局”，也不限制故事结局的特定性，反而让读者在文字中建立美丽的新世界。

然而，西西通过伪装和改变来减弱对资本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以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欲望。笔者认为，西西不知不觉也形成了白日梦者，她的白日梦讲究的是内心纯净的世界。此外，西西小说反映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让读者在文艺作品里获得心理的满足。这种存在自我的状况，犹如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⁴⁴在日新月异的香港，人人都努力迈向资本道路，对童年的理想逐渐遗忘。然而，西西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只好躲在自己内心那个完整的世界，使用一些奇妙的文学作品把读者带入自己美好的乌托邦。

⁴² 西西、何福仁：〈童话小说：谈童话、〈碗〉、〈煎锅〉及其他〉，《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159。

⁴³ 西西：《我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 238-239。

⁴⁴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1。

另一方面，童话题材常是想象、梦幻、超自然、神秘、魔幻、奇异及神奇等等，它们都无法用文字或语言解释。据弗洛伊德所说，作家幻想世界的非真实性对她的艺术效果具有举足轻重。他认为故事如果是真实的，就无法带给读者娱乐，只有在虚构的剧作才能够带来娱乐。西西众多作品里，许多人物都是虚构的，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都有神奇的力量和各种超乎寻常的表现。

细读《飞毯》就会发现，小说中用了奇崛的创作手法将现实与小说中想象的世界区分，甚至跨越了纯粹魔幻世界里的单一时空格局。正如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提出的“作家创造了一个她很当真的幻想世界，以作家极大的热情创造世界，同时又严格地将其现实世界区分开来”⁴⁵。此外，《飞毯》也利用了缀段式的手法创作，其中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标题，故事与故事之间又穿插各种各样的生活知识、地理环境与当地文化：

飞毯是很能干的，下雨的时候，它们会飞到云层上面避雨，不过，经过冒烟的烟时，飞毯会打喷嚏。有一次，果鲁果鲁村的一座清真寺失火，寺内有许多人正在拜，寺苗的唤搭也烧着了，贝壳形的顶盖快要倾塌下来。村里的人又急又怕，不知怎么办。这时，忽然又一群飞毯飞来了，每一幅飞毯上都坐着扑火的人和一桶一桶带上飞毯的水，他们一面浇水，一面打破彩嵌绘花的蓝玻璃窗，飞进去救人。火势非常大，飞毯虽然以不易燃著名，但到底是羊毛织品，被大火焦炭得满身都是黑洞洞。

⁴⁵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59。

有的给烧焦了，只剩下小小的一道流苏，没有一幅飞毯不焦头烂额，体无完肤。但大火终于给扑灭了，救出了所有的人。⁴⁶

以上引文，西西把飞毯描写得具有人格化的特色，间接地创设童话情景，这也是传统童话故事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因此，笔者赞同弗洛伊德提出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角赢得我们的同情⁴⁷，这也是西西的创作手法之一。同时，她也把飞毯描述得神奇能干，表现了飞毯拥有生命活力。飞毯不但会避雨、打喷嚏，同时还会救人。就算自己被大火焦炙得满身都是黑洞洞，救人的精神乃不灭。这表现了〈作家与白日梦〉中，读者带着安全感跟随主角走过她那危险的历程，这正是现实生活中一位英雄跳进水中去拯救一个落水者的感觉。⁴⁸而《飞毯》某些故事情节相似《神灯》里的飞毯，这种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仿佛进入神奇世界。

此外，《飞毯》也富含了丰富的地方色彩景色，在肥土镇里凡是都是多姿多彩。就连花草树木都是色彩缤纷的，组成一幅图画性的世界。

花里巴巴牵着花艳颜的手，对她说：来，我们坐飞毯。两人就坐在毯上。花里巴巴就轻轻地拍拍飞毯，那毯就轻轻地平平稳稳地飞起来……

飞毯一直朝群山飞，绕到山的背后，飞进一个峡谷，然后降落在山间的平地上。四周竟是一个奇瑰的世界，因为天气冷，草上树上后结了冰，

⁴⁶ 西西：《飞毯》，页 25-26。

⁴⁷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3。

⁴⁸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3。

凝成一件件晶莹的玻璃似的雕塑。树枝、草叶全闪闪发光，肥土镇上竟有这么罕见的景色。花里巴巴折下冰枝，挥舞着旋转，又把珍珠串似的小冰块摘下来给花艳颜。他们在冰天雪地中逗留了一段非常快乐时光，然后坐上飞毯回返肥水街。⁴⁹

此段表现了童话常出现的情景，相似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一起共渡美好的时光。这明显地西西挪用了格林童话的材料。西西在《剪贴册》的“序”当中自认自己总是喜欢写一些把图画当飞毯，上天入地的小说。⁵⁰因此，她的故事附有动画感，这也与西西的创作背景有关，这也是一种西西选择题材创作的作家。作为一位出众的香港女作家，她自小就随父亲上足球场，球赛是她不会错过的节目。⁵¹此外，当她担任小学教师期间，由于长时间对着孩子的她，孩子的活泼与调皮，难免也会使她的幻想力增强。由此可以论证，作者在创作期间会无意识的制造自己内心的白日梦，而西西的想象充满虚构性，对于她的艺术技巧产生了重要的效果。

童话故事又可分成两种：一是温婉派；二是残忍派。而西西的作品多是偏向温婉派，但她也不排斥残忍派，如她通过《飞毯》叶重生与花初三之间谈话中表现出来：

⁴⁹ 西西：《飞毯》，页 205。

⁵⁰ 西西：《剪贴册》，页 2。

⁵¹ 详见于西西、何福仁：〈从头说起：谈足球、狂欢节、复调小说〉，《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1-10。

那么多抽屉，该放什么好呢？……记得不可以抱别的女人，不然的话，我就会用你的斧头把你斩成三十二截，把你的眼睛放在这个抽屉里，把你的耳朵放在这个抽屉里，把你的鼻子放在这个抽屉里，把你的嘴巴放在这个抽屉里，把你的心放在这个抽屉里……⁵²

西西笔下的艺术世界总是以普通为主，残忍的描述极少在西西的作品出现，更不必说关于血腥暴力的描写。恐怖的童话不适合小孩子，童话往往是人们所盼望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像童话般的不可思议，想童话般的幸福与美好。尽管，在西西小说中较难寻觅极悲剧的英雄人物，但也不妨碍她在描写她的人物的生活范围及结构。西西认为温婉的童话反而适合成年人，现实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已经目击，甚至身受其害。正是温馨的童话，能安抚及净化他们，带他们重返芳草花蜜的国土，为他们重建梦中的花园。

西西另一篇短篇小说——〈雪发〉，故事主要是描述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此短篇小说中发现另一种色彩。而那种色彩并不是肉眼所看见的色彩，而是内心的色彩。接着，笔者将特别列举〈雪发〉的以下两句引文，体现她内心的色彩充满阳光、天真及欢乐鲜明的：

我看见一只甲虫细细地刷牙，它已经吃饱了午餐，要睡一阵午觉。我看见一只粉毛虫移动全部脚一起散步。医生不是对妈妈说过：多运动才不会风湿痛。我听见大树的声音。我把我的耳朵贴在树身上，声音更清

⁵² 西西：《飞毯》，页 79。

晰了。大树的呼吸低沉而缓慢，急促跃动的只是自己的心。哗啦哗啦的，是水声吗？一桶一桶的水，乘搭大树的升降梯给运上来了。水运上来了，流入树脉，注入绿叶的工场。每一片树叶都喜欢喝水，它们骨碌骨碌地响，喝了好多水，仿佛牛饮。然后它们咀嚼阳光，吃面条一般，把阳光一截一截咬啮，发出磨壳一般的声音。有些树叶懒於咀嚼，呼噜一声，把阳光吸进肚子。⁵³

我坐在树上，感觉大树世界的的神奇。这可需要整棵树从根到干到枝叶的配合吧。巨大的树，忙碌地工作，不时把氧气呼出来，喷得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⁵⁴

从上述来看，西西把一颗死板板的大树描述得细腻，把树描述得有丰富的画面感。那棵树不但会喝水，而且还会咀嚼阳光，可见西西把树描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会心一笑。然而，孩子的世界里，虽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他们的想象总是简单，他们的想象空间都附于“大”的概念。他们的童话里，主角总是最大的，王子公主的描写可说是他们的焦点。相对而言，大人的世界里，可能没有王子公主，但西西的世界里，即出现了丰富、有趣的图画感。这也是潜意识与诙谐之间的关系，她可以抛弃现实生活沉重的负担，从而通过幽默的方式得到大量的快乐。

⁵³ 西西：〈雪发〉，《手卷》，页 200。

⁵⁴ 西西：〈雪发〉，《手卷》，页 201。

综上所述，西西要带给读者的是属于大人的童话。所谓大人的童话并不像孩子简单的思考模式，在语言、文字或想象思维空间上乃于孩子童话不同。在情感上贴近了孩子的心灵，从童话的色彩方面恰恰反映了纯真的童心世界。西西对童话元素的运用离不开她对儿童的喜爱，这与她背景有关。笔者认为每一个作家内心都存在着一个小孩，所以其奇崛的创作手法都是她的童心造成的，使她的小说充满童趣、新鲜的感觉。这也是西西写给“还是孩子时”的大人看的文学作品。接着本文将进一步从西西的作品和创作手法这两方面切入，用以佐证西西小说中的童心童趣。

第四章、西西童话中的叙事主题

“童心”⁵⁵ (*child like*) 是天真自然的儿童之心。李贽对童心最简洁的解释是“童心即真心”⁵⁶。其《童心说》更显示‘童心’对于做文章或做人的现代意义：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

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⁵⁷

这意味着“童心”对创作的重要性。只要保持童心，那么作家真纯之心依然常在。并且作家性格性情决定其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作家应从自我情性、个性出发，自然形成独特的风格也不失本性情和性格去矫强故追求某种风格。⁵⁸这更是论证了西西在创作时不断以创新手法、一切发于性情，不受传统种种格律所束缚，至少她提出了另一种创作的可能性，既是用独白及孩子的语言来写，表现孩子气的文学。

笔者认为人类最好的品质都在孩子身上，通常童心都用于孩子，因为童心是无邪的，是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让人怜惜的一份纯白。正因孩子的这份童真和无邪，所以世界不会失去希望。只有天真无邪的童真才是创造世界奇迹的原始动力。然而，在西西的作品里仍然可以看到她对社会抱着一种阳光型，依然充满童心童趣。

⁵⁵ 对“童心”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老庄、孔孟都曾推从弥贵纯真的“童心”。在晚清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也曾对“童心”一词作出解释。详见于宫晓卫：《中国散文宝库·明代散文》，上海：上海书店，2000，页19-20。

⁵⁶ 李贽认为所谓童心，其实就是人在最初未受到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即是真人的基础，如果失去真心，就会失去真我。详见于宫晓卫：《中国散文宝库·明代散文》，上海：上海书店，2000，页20。

⁵⁷ 宫晓卫：《中国散文宝库·明代散文》，页20。

⁵⁸ 王思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43。

第一节、西西与童心

西西的小说虽以童笔描写，但她并不强调天真自然的儿童之心，而是想通过创作来保持或找回那个不曾受感染的一颗本心。笔者认同朱光潜先生的说法：“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了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⁵⁹。在孩子的世界经常充满幻想及想象，但西西的幻想即是一颗童心。读〈造房子〉代序中，西西是这样解释自己的：

我的朋友大概不知道我小时候喜欢玩一种叫做‘造房子’又名‘跳飞机’的游戏，拿一堆万字夹缠作一团，抛到地面上划好的一个个格子里，然后跳跳跳，跳到格子里，弯腰把万字夹拾起来，跳跳跳，又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来。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跳，那是寂寞的游戏。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常常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在校园玩‘跳飞机’，于是我就叫做西西了。⁶⁰

西西的心灵看似是孤寂，但她内心充满着一种纯真的想法，保持了天真自然的儿童之心。笔名轻快又简单，给人一种清新、清爽、清澈的感觉。简单干净的文字并没有声音，但笔者从西西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文字的声音：

‘西’就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孩子两只脚站在地上的一个四方格子里。

如果把两个西字放在一起，就变成电影菲林的两格，成为简单的动画，

⁵⁹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页185。

⁶⁰ 西西：《像我这样的女子》，页3。

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在地面上玩跳飞机的游戏，从第一个格子跳到第二个格子，跳跳，跳跳，跳格子。⁶¹

由此可见，她不喜欢爬，因为她认为爬是很辛苦的，所以她选择跳。她喜欢跳跳跳，就连她的小说都带有跳跃式的方式，从一个空间跳到另一个空间，从一个时空跳到另一个时空，表现得有趣。

而那颗天真自然的儿童之心，逐渐在人群里消失。在忙碌的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忘了真我，对于自己追求的利益被蒙蔽了。但西西的作品里仍然保持最初之心，她的内心常常处于离资本主义，所以她的小说也出现虚构的状况。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艺术家不满意于现实世界，才想象出一种理想世界来弥补现实世界的缺陷。⁶²因此，西西的理想世界正是寄托与其作品里，只有在虚构的世界才能得到满足感，同时也保持了她的童心。如《飞毯》描述：

花一花二？养蜜蜂的目的和别人不同。一般人？蜂，是为了兴趣，为了获取蜂蜜。而花一花二的目的是为了培育温驯的蜂，让小孩可以和蜜蜂一起戏耍，和平共存。……花一花二的蜜蜂，经过仔细的观察，并没有打呵欠。这当然是蜜蜂精力充沛，天生勤奋，不怕忙碌的缘故。⁶³

由此可见，当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寻找目的时，西西的心里依然保持像花一花二的童真，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格林童话》故事里，也总是出现傻里傻气的人物，

⁶¹ 西西：《像我这样的女子》，页 3-4。

⁶²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页 194。

⁶³ 西西：《飞毯》，页 37-230。

尤其叫汉斯的。与格林童话相似的西西是那么趣味，她把花一花二也描写得傻呼呼的。但他们的心总是那么单纯，他们活在一个天真孩子的世界里，充满了童趣的趣味和天真。他们喜欢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唯有蜜蜂、昆虫、古老大床等，这一切对西西来说都是可爱的。

小说中有趣的是，他们既然想把蜜蜂培训得温驯，可以与孩子们同在、一起玩乐、一种不会伤害人们的蜜蜂。在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都处在自我保护的状态，互相伤害彼此。但花一花二想要的世界是没有战争、做回原本人应有的“真、善、美”。社会不断的进步，科技越来越先进，人往往会被物质所蒙蔽，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失去生活色彩，渐渐地被现实社会给异化，变得没有个性及本性。花一花二的出现为西西的理想社会添加了不少色彩，他俩不在乎贫穷及山珍海味，就算是简单的食物，只要能填饱肚子那就很满意了。

西西的童话小说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她以童心的态度来处理她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世界。这种“童心”，绝不是儿童幼稚之态，而是对于周围充满好奇心、兴趣，以善意理解人。她用了儿童的视觉去看待繁华的香港，放映在繁忙中“他们”都是快乐的。正如弗洛伊德说所，作者向我们提供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⁶⁴而〈雪发〉正是释放了西西更大的快乐：

⁶⁴ 车文博主编：〈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5。

焕发的节果决明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它呼唤我呼唤我。明媚的春天里，
知时节的好雨，解去它厚重的尘衣。当我爬到树上来，大树蓬散的绿发
阴护我，甜蜜的花香漂浮我，仿佛寻梦园。⁶⁵

由此可见，西西重复用了“呼唤我”的字眼，表现了生动、活泼及天真的心态，提高了读者的专注力。然而，她依然带有小孩纯真的气息观察世界，而不全以高姿态看待世界，反而选择从零星的生活片段累积自己对世界的认识。

此外，对于〈浮城志异〉的书写方式，笔者认为不但有趣味，同时也富有图画性质。虽然西西把图画带到书里，但这并不同于小孩看的图画书，而是西西体现了“图”与“文字”相映成辉的“图书”特性，是一本属于大人看的图书。在阅读的同时，也能让读者欣赏文字与图画。从看图中寻找会那颗童真、童心并且产生童趣。换言之，在西西小说中她不直接承认其小说属于童话，但从她充满童话色彩的小说来看，表现了她的那颗“童心”，使她的小说产生童趣。

总言之，童心人人皆有，只是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遗失。当视野逐渐开阔，接触越多，那颗纯真之心就会慢慢地隐藏起来。所以西西通过童笔的描写手法找回人之童心。《我城》里第 18 章描写“沙上砌一座童话的城”⁶⁶更道出了西西的心声，可是童话不存在真实世界里，所以西西才会不断建造属于自己心目中的童话之

⁶⁵ 西西：〈雪发〉，《手卷》，页 195。

⁶⁶ 西西：《我城》，页 237。

城，以抗辩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西西对童话元素的运用离不开她对儿童的爱。

第二节、童心的面向

另一方面，西西的小说不时都能发现奇异的飞行。而她所谈的飞行并不是通过逻辑思考的飞行，而是一些看起来不能飞的物体，却在她的世界自由自在的飞翔。

西西的《飞毯》一书中描述：

领事先生睡得很熟了。领事太太翻了一阵书，又想了一阵晚上看的戏，一直毫无睡意。她扭熄了床头的小灯，披上晨衣，走到露台上，把打开的落地玻璃长窗关上。正在这时候，她看见一件会飞的物体，在露台外面不远的地方，轻盈地飞行。这物体并不发光，也没有声音。物体继续飞行，越飞越近，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它了，那是一幅会飞的毯，就像她在书本看见过的图画一样。⁶⁷

飞翔的想象常出现在孩子身上，表现了天真自然的儿童之心。而“飞行”一般来说是必须附上条件，它是有所待的，但飞毯在西西的创作中飞行起来了。然而，她说的飞行也是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⁶⁸，飞行是不受约束的，而能限制西西飞行的是她的想法。西西细心地把人物的小细节描述出来，“越飞越近”慢慢地把读者带进故

⁶⁷ 西西：《飞毯》，页 8。

⁶⁸ 西西和何福仁的谈话中，西西认为飞行是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人类历久而常新的向往，不会因为真懂得借助飞行器而再无须这种追求。此句话是笔者佐证于西西在〈与西西谈飞行〉的对话录。详见于西西、何福仁：〈飞行〉，《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42。

事里，感觉像是轻盈的飘逸童话。此外，西西试图运用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表达超现实的美妙想象，却隐喻了她内心的自由想象。笔者认为这是她在创作期间无意识的表现，从童话世界中展现了她内心隐藏的童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西又把梦幻模糊的东西变得真实，把读者慢慢地引入主题。西西以“时间流动”的方式，把时间拉长的效果，使她的小说更具有吸引力。此外，她的小说经常出现梦境，笔者认为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梦表达了一种愿望的满足”⁶⁹。而梦往往就是让作者对现实的不满而发泄的其中一个管道。如《飞毯》以梦做为满足的对象：

没有铜锣和布谷鸟钟惊醒叶重生。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失眠，一闭上眼睛就睡熟了，而且不停地做梦，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几乎每次都坐在不同的物件上面。在她的梦中，有什么不会飞呢？所有的东西都会飞行，即不需要翅膀，也不用借助风，一切自自然然飞起来。每天晚上，叶重生在梦中飞行：睡在架子床上飞、抱这枕头飞、坐在绣花鞋里飞、骑着一把斧头飞、站在楼梯上面飞、握着一束香白兰飞。⁷⁰

小说中，叶重生是一个被丈夫花初三抛弃的女人，他的离开是叶重生黑暗的来临。笔者认同何福仁所说“一些人自称在梦里甚至亲眼目睹这种飞行物体，其实只是张

⁶⁹ 弗洛伊德《梦是愿望的满足》一书提及梦是把一切的愿望表现为得到满足，在这过程中梦是再执行一种功能。详见于车文博主编：《梦是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全集》（第二卷），页 93-94。

⁷⁰ 西西：《飞毯》，页 162。

期累积的深层心理投影”⁷¹。当花初三的离去，“叶”还会“重生”吗？她的人生几乎崩溃，不再有光明，失去希望，不时都渴望丈夫能回来。所以她才会在睡梦中经常梦见凡物体都会飞行，以满足内心的欲望，毕竟“飞行是为了解决尘世种种纠葛”⁷²。所以，她的快乐就只能在梦里找到，只要飞离地面、飞离人间的痛苦、飞离对自己的残酷，就能自由自在的飞翔，只有获得飞行的能力才能摆脱困境。

因此，叶重生只能通过梦来满足自己心灵，只有在梦里才能自由自在，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而梦的生活与清醒的生活是处于分离状况，就像“持续故事”中的幻想活动和清醒生活相分离一样。⁷³这可进一步延伸发现，西西以童话书写模式反映了，当现实社会无法满足人的需求时，就会做出超越想象的动作。犹如其小说出现超自然及奇异的状况，因为她想为自己做梦。可见，这也是她展现童心的一面。

西西的童心面向充满了阳光，就像“成千上万的肥皂泡，被阳光照着，玻璃球般，闪着虹彩，又好像海上的泡沫一起聚成为云”⁷⁴，突显了她童心般无邪的特质。她的小说带给读者“前期快乐”⁷⁵，犹如她在小说常以物体作为拥有生命力，

⁷¹ 西西、何福仁：〈飞行〉，《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43。

⁷² 西西、何福仁：〈飞行〉，《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44。

⁷³ 详见于车文博主编：〈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弗洛伊德全集》（第二卷），页 426。

⁷⁴ 西西：《我城》，页 235。

⁷⁵ 主要描述作者提供给读者的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这种“前期快乐”的性质，读者对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读者精神上紧张状态的消除。详见于车文博主编：〈作者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5。

如“桌椅柜凳聚在一起，好像睡的正熟”⁷⁶。可见，她的小说中每一件物品都充满故事和传奇。当然，在现实社会里，人类应当遵循自然的规律，保留儿童在成人以前的童年天性，而不应随意打乱这次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物质世界的迅速发展同时带来了人类心灵上的异化，人类不断满足物欲的同时逐渐强烈地感觉到精神世界的匮乏。导致资本主义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童话世界与梦想离人类越来越远。

综上所述，西西追求“飞翔”的自由，透过“梦”满足本身的欲望，甚至与资本主义的对抗，目的是为了维护童话在现实社会的角色，保持内心的童心。她体会了自由的快乐，所以在她的小说里都能感觉她的用心。西西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不断在变动的世界，带着一种新鲜新奇的眼光，探索这个世界任何可喜之处，她说：

世界原来是这样的，要你耐心去慢慢看，你总能发现一些美好的事情；

事情的出现，又十分偶然，使你感到诧异惊讶⁷⁷。

这足以说明，西西的童话小说的世界里，展现了其童心，表现与资本主义处于对立的状况。因此，她才会认为世界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慢慢欣赏，然而，便能感觉其中之奥妙。

⁷⁶ 西西：《我城》，页 195。

⁷⁷ 西西：《我城》，页 152。

第五章 结语

年届七十多岁的西西，仍然风趣乐观、童心未泯，同时也带给读者快乐的香港作家。虽然，目前右手已不能书写，但对创作的热诚仍然依旧。⁷⁸她在《白发阿娥及其他》里〈左撇子序〉中表示，即使自己的写作速度像只蜗牛，仍然会写小说。而，她最新的一部作品——《猿猴志》，亦实一部具有创意特色，以可爱猿猴保持童话的色彩，以及创造童话乌托邦情景的一部作品。由此可见，她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坚持，其一方面体现真实社会；另一方面又展现多姿多彩的童话世界。她的小说追求天真活泼，反对权力斗争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其作品的真诚，更也凸显了童话特质中的童心倾向。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存有童心或童真，只是成人都把它隐藏起来。现代人已经失去一种自信和清明，只有孩子才会施放那天真无邪的思维。在繁华的香港都市里，人人都追求权力和地位之时，西西却选择逆道迈向自己一路坚持的纯文学。西西说：“我一直不喜欢那些设计令读者“感动”、“认同”的小说，而是希望引起思考。想想我们的环境，想想人与人的问题”⁷⁹，她通过作品里“游戏”方式，希望可以使人们找回失去或隐蔽了的童心。犹如弗洛伊德所说：

⁷⁸ 她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和风疹等疾病之外，还因多年前动手术所带来的后遗症，使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日渐失去功力。详见于林宝玲：〈记香港作家西西荣获世界华文文学奖〉，《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Archive2.cfm?File=200601/cal/02a.txt>，2011年7月5日。

⁷⁹ 西西、何福仁：〈胡说怎么说：谈《我城》〉，《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203。

人们长大后便停止了游戏，同时似乎也放弃了从游戏中所获得的快乐的收益。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了解人类的心理，他就会知道，对一个人来说，让他放弃自己曾体验过的快乐那几乎比登天还难。实际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样东西去交换另一样东西。⁸⁰

因此，笔者认为西西的小说大部分都以童趣的书写，而幻想是西西童话中的生命和灵魂。她的想象世界产生童话色彩，不涉入热闹的城市世界。在城市的边缘守着自己的那颗童话的乌托邦，她透过童话书写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们内心的童年天性，这也是她可爱之处。所以，西西一直强调，紧迫的人生应该像孩子般，放松自己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接着，套用何福仁一句话作为总结：“写作，原来也是一种飞行。要是诸多限定，那就只是在樊笼里爬”⁸¹，这就是西西写作时，快乐的来源。总而言之，西西说“我的确只能用这么一种比较乐观的角度去想，去看；年轻人大概只能这样，先做好本分，一切从自己开始”⁸²，佐证了她要求人们对社会的反省。西西在创作的背后存在着完整的理想境界，她利用虚构想像的奇景、虚构的现实世界及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和谐统一的境界，而这境界富有香港地方色彩、创作意味浓烈，反映社会现实。然而，繁华的香港，物质生活是富有的，但精神生活却是贫乏的。

⁸⁰ 车文博主编：〈作者与白日梦〉，《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页 60。

⁸¹ 西西、何福仁：〈飞行〉，《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43。

⁸² 西西、何福仁：〈胡说怎么说：谈《我城》〉，《时间的话题——对话集》，页 202。

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文学往常被人所忽略，作家的地位也不被尊崇。然而，西西却仍然秉持一颗纯文学的心，守护着她创作理想，这也是令人对她感到敬佩之处。此外，写作对于西西和她的朋友来说，纯粹是一种爱好、一种精神寄托及一种人生目的，同时也是一种游戏或感情宣泄的地方。所以，不可消失的创作理念是她依然坚持的生命养分。

最后，可以这么说，西西的小说让笔者得到很大的启发，并了解创作是快乐和自由的。而笔者认为西西是一位特别的作家，从她众多作品中，可以发现其书写中的童笔、童心及童趣，这也是她呈现童话叙事的方式。因此，从这些小说中，就足以证明西西至今，为何会被视为世界华文文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之一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一、引用专书

- 1)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全集》（第七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 2)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 大会学术组选编：《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第三届全国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 4) 宫晓卫：《中国散文宝库·明代散文》，上海：上海书店，2000。
- 5) 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6) 李子云：《隔海观潮——李子云海外华文小说精萃选评》，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
- 7)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8)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9) 西西：《手卷》，台北市：洪范书店，1988。
- 10) 西西：《传声筒》，台北市：洪范书店，1995。
- 11) 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对话集》，台北市：洪范书店，1995。
- 12) 西西：《飞毡》，台北市：洪范书店，2006。

- 13) 西西：《我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4) 西西：《哀悼乳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5)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6) 萧依钊主编：《星洲日报·花踪文汇 8》，八打灵再也：星洲日报出版社，2007。
- 17) 王德威：〈香港——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市：麦田出版，1998。
- 18) 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19) 王思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20)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1)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2)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二、期刊论文

- 1) 施建伟：〈香港文学的重新定位〉，《华文文学》，总第 86 期（2008 年 3 月），页 16。

三、引用报刊文章/论文

- 1) 林宝玲：〈记香港作家西西荣获世界华文文学奖〉，《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Archive2.cfm?File=200601/cal/02a.txt>，2011年7月5日。
- 2) 西西、何福仁：〈座谈会启示和感想〉，《素叶文学》，第14-15期，1982年11月，页61-63。
- 3) 谢晓虹撰文：〈西西：像她这样一个造物者〉，《香港文化资料库》2011年7月，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com/2011/07/blog-post_16.html，2011年9月11日。
- 4) 英培安：〈《疾病隐喻》与《哀悼乳房》〉，《素叶文学》第48-49期，1993年11月，页6-14。
- 5) 张大海：〈独立的城与无处实现的飞行——西西小说中的现代城市生活解析〉，《香港作家》第五期，2010年9月，页31-34。

附录：西西的文学创作品

（此附录以西西在台湾洪范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为主，是因为至目前为止，洪范书店出版社出版西西的作品是最完整与齐全。）

| 数目 | 作品 | 年份 |
|----|-------------------|------|
| 1 | 《母鱼》 | 1980 |
| 2 | 《像我这样的—个女子》 | 1984 |
| 3 | 《胡子有脸》 | 1986 |
| 4 | 《像我这样的—个读者》 | 1986 |
| 5 | 《手卷》 | 1988 |
| 6 | 《花木栏》 | 1990 |
| 7 | 《美丽大夏》 | 1990 |
| 8 | 《耳目书》 | 1991 |
| 9 | 《剪贴册》 | 1991 |
| 10 | 《候鸟》 | 1991 |
| 11 | 《象是笨蛋》 | 1991 |
| 12 | 《哀悼乳房》 | 1992 |
| 13 | 《画/话本》 | 1995 |
| 14 | 《传声筒》 | 1995 |
| 15 | 《时间的话题》（与何福仁的对话集） | 1995 |

| | | |
|----|-----------|------|
| 16 | 《飞毯》 | 1996 |
| 17 | 《故事里的故事》 | 1998 |
| 18 | 《哨鹿》 | 1999 |
| 19 | 《我城》 | 1999 |
| 20 | 《西西诗集》 | 2000 |
| 21 | 《拼图游戏》 | 2001 |
| 22 | 《旋转木马》 | 2001 |
| 23 | 《白发阿娥及其他》 | 2006 |
| 24 | 《看房子》 | 2008 |
| 25 | 《我的乔治亚》 | 2008 |
| 26 | 《缝熊志》 | 2009 |
| 27 | 《猿猴志》 | 2011 |